

一個印支華僑難民的生活實錄

患難餘生

姚 思 著

一個印支華僑難民的生活實錄

患難餘生

姚 思著

星 辰 出 版 社

書 名——患難餘生——一個印支華僑難民的生活實錄

作 者——姚 思

出 版——星辰出版社

香港郵政信箱五八七六號

G.P.O. Box 5876, Hong Kong

發 行——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二四五號地下

電話 3-818251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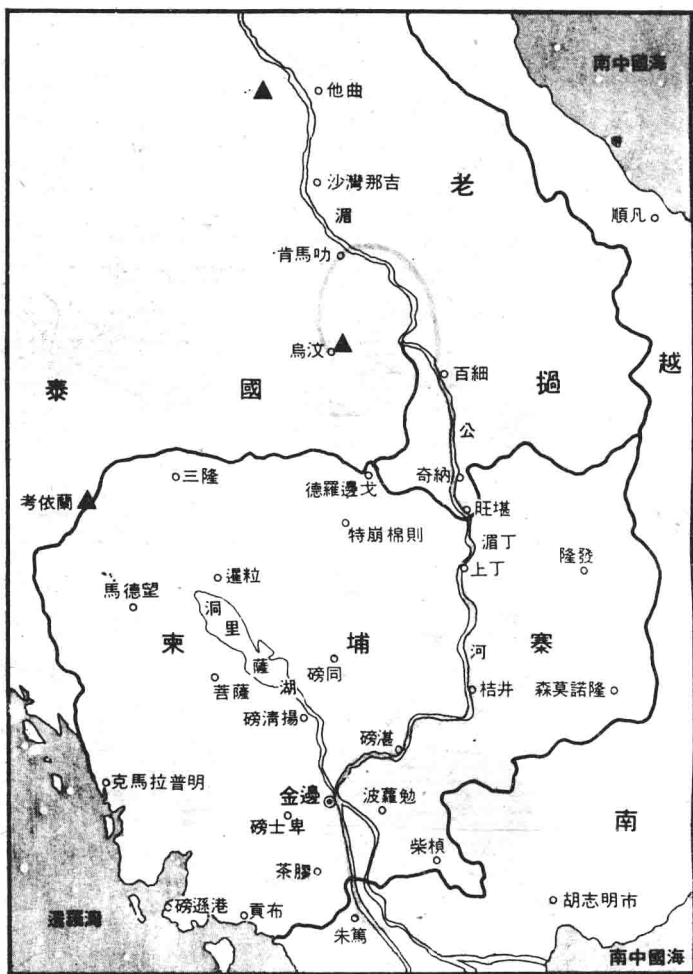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——中華商務聯合印刷(香港)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版 次——1988年5月香港初版

國際書號——ISBN 962 · 04 · 0627 · 3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

◆ 作者逃離印支路線示意圖



◆ 推行極左路線的前柬埔寨總理波爾布特(左)與副總理英薩利(中)、社會福利部長英蒂麗(右)在森林總部內。

◆ 柬埔寨的親越傀儡頭目韓桑林(左)和謝星



◆對於這名柬埔寨婦女來說，因難民營內食水短缺，要為子女洗澡，無疑是個難題。

◆此圖攝於曼谷附近一個難民營內，一羣柬埔寨兒童正受病魔苦纏。



◆失去雙親，也失去歡樂童年的柬埔寨孤兒。

◆明天仍舊是迷惘

目錄

一	望洋興歎·····	1
二	重過東越邊境·····	4
三	劫後金邊·····	8
四	私貨市場·····	13
五	美女下毒·····	16
六	何處覓親人·····	20
七	在難中的堅強女子·····	23
八	遙望西邊路·····	26
九	在湄公河上·····	29
十	夜宿花園城·····	32
十一	險些受騙上當·····	35
十二	「荒林明珠」·····	39

十三	桔井市見聞·····	44
十四	繼續北行·····	48
十五	船過三波急流·····	52
十六	一葉扁舟步步維艱·····	55
十七	在烏樁村險遭拘留·····	60
十八	無功折回上丁市·····	67
十九	老撾邊防站受阻·····	71
二十	激流勇退·····	74
二十一	再訪「康湖」·····	78
二十二	老撾秋色·····	81
二十三	喜臨百細城·····	84
二十四	歌聲舞影·····	87
二十五	華僑學校難維持·····	90
二十六	肯瑪叻之夜·····	93
二十七	聯合國的旗幟·····	97

一 望洋興歎

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初，從柬埔寨到達越南胡志明市的。當時正是越軍對柬埔寨大舉進攻，並幾乎佔領了整個柬埔寨國土之際。我們在戰火中四處流浪，期望與外間的親友取得聯繫，尋求離開印支的途徑，於是決心南下到那雖然瀰漫着反華氣氛，但畢竟還有一綫希望可以讓我們外逃的城市。

這一段經歷，說來話長。當時我們背井離鄉，捨棄了那個位於大森林邊緣的「家」，顛沛流離，餐風宿露，途中甚至靠人們施捨以維持生計。有關逃離柬埔寨的情況，本書內會有詳細的敘述。

話說我們一家三口，在經過幾個月的流浪生涯之後，終於到達了闊別二十五年的胡志明市。

解放後的胡志明市，一切事物都已扭曲變形：人民資產被掠奪，商店被迫關門歇業，幹部普遍貪污腐化，市容不復往年景貌，出賣肉體的娼妓招搖過市，而偷搶哄騙似乎成爲一般人不得不幹的「正常活動」。監獄和集中營裏關滿了犯人，他們之中，許多還是越共過去的支持者。對於這一切，你說它如何如何糟糕都是不會過分的。但若要与當年柬埔寨極左路線下的社會情景相比，

胡志明市在某些方面還沒有完全脫離正常的軌迹：人們有正常的住址可以往來，市場上還有各式各樣的交易，城鄉之間亦有正常的交通連接，跟外間世界也保持有正常的郵電聯繫。

我那在柬埔寨長大的孩子，由於從來沒有用過錢幣，當他看到我在胡志明市居然可以用一小片花花綠綠的紙幣，換到一些甜津津、香噴噴、曾經使他在睡夢裏垂涎千百次的食品時，竟然覺得胡志明市尚有幾分不可思議的神妙！可是我們這些患難餘生者，却和飽受越南當局折磨之苦的當地華僑兄弟一樣，對當前與未來的威脅誠惶誠恐，都在千方百計地尋找一條外逃之路。

這期間正是越南當局大量輸出難民，讓他們在怒海波濤裏自生自滅，以榨取民間存金的時候。出海逃生並不困難，每人只需以六七兩黃金就可向越共換取逃生之路。那時候，幾乎每日均有人以金買路，投奔怒海。因而你會經常見到有人作法事，超度海上亡魂。這真是一齣以生命作賭注的悲劇，然而我們手頭匱乏黃金，可以說，連參加這一場生命的賭博也喪失了資格。

我的姐夫跟人合資，在濱海省份修造了一艘準備投奔怒海的大船，他已答應帶同我們出走。可是，還未待修造工程完成，越南當局鑑於國際輿論壓力，已宣佈不再批准難民船出海了。難民船一般都體積大，所以無法偷偷出去，於是我們只好眼巴巴地等待着越共頭子恩准的新命令。可是，這麼一等，就讓我們足足熬了兩個年頭。

在這段時間裏，柬埔寨西部邊陲通往難民營之路已經大開，許多南逃到胡志明市的柬埔寨難民都紛紛掉頭西行。可我就是缺乏重踏柬埔寨土地的勇氣，我不想再走過這個曾經令人傷心的國

家。在這個國家，固然不乏善良之士，却也有一些在狼的面前像綿羊，在綿羊面前却裝扮惡狼的傢伙。我實在不願意再見到他們的嘴臉。

可是，兩年的時光過去了，越共頭子真的下決心不敢公開要人民的贖命金啦！我那癡心等候乘坐大船出海的希望變得十分渺茫。現在，擺在我們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條，這條路你不願意走得走，就是重返金邊市，另尋通往自由的路向。

不過，我在胡志明市的一段日子並沒有白白度過。我已經能夠跟外間的親友互通音訊，並且得到他們的鼓勵與幫助，籌借到一筆勉強足夠從陸路西逃的旅費。與此同時，我還見識了越共在越南南方所實行的戰勝者的報復式的統治手段，聽到了越南南方人民和華裔同胞在這種統治下的痛苦與悲憤的呼聲，實在等於在印支的鐵幕中補了一堂人性的重要課程。

啊！苦難的印支！那些所謂「革命者」過去拉着美麗的红旗和美好的理想帷幕，騙取了妳聖女般的純潔情操。但是現在，這些人佔有了勝利的果實，形成了新的特權階層，却又踐踏着自己曾經高舉過的「民主、自由和民族和睦」的旗幟，對內大肆報復與排除異己，對外實行民族征服與掠奪，迫使千百萬人民陷於苦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不管前路有多少艱難險阻，我們這些身在印支的華僑，亦只有外逃才有生路！

二 重過柬越邊境

一九八一年九月上旬，我終於告別了胡志明市，踏上逃出印支的第一段征途，再度越過柬越邊境，重返金邊市。

從胡志明市到金邊，當時來往的人已經很多。走這段路本來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但你得裝成正地道的高棉族人，以免引起諸多不便。事實上，經常就有一些倒運的華裔過客露出馬脚而為邊防檢查人員拘留調查。特別是不諳柬語的人，就可能被懷疑為南越華人，而這些人出門西行，當然是意圖潛往泰國，他們根本不可能獲得有關方面發出合法的通行證。

古人說得好：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」我在越南猶豫徘徊已經兩年多了，眼見許多友人掉頭西行，且成功地抵達泰國境內的難民營，這對我無疑是一種精神鼓勵。加上當時胡志明市的形勢，也越來越複雜、緊張，越共頭子總是把他們所遭遇到的各種挫折和困難，都歸咎於什麼中國「第五縱隊」的破壞。這一年的五月，越南「總理府」還發出殺氣騰騰的公告，強令國內人民應將金銀珠寶和外幣繳交給銀行，否則予以嚴厲懲辦。越南的《解放日報》也相應地發表連篇累牘

的社論，聲稱要加緊進行控制商業的鬥爭云云。越共南方局的頭子，還親自參加了一個大型幹部會議，動員所有黨員都參加街道的組織與控制工作。這些都顯示出越共正力圖拉緊統治的繮繩。我逃出印支的計劃，再拖延下去就有可能出現意外的變故，因而失去時機。時乎時乎不再來！我終於決定去闖這條兩年來不願意走的路。爲求穩妥，我自己隻身先到金邊市探明道路，佈置一切，至於家眷，則暫時留在胡志明市。就這樣，我終於跨出了逃離印支的第一步。

現在回顧起來，這一決定十分正確。經過兩個月的探索，我終於找到一條較少風險的出路。一些親友在我西行之後幾個月，冒險地乘搭小船從海路外逃，結果在南中國海的萬里波濤中杳無蹤影。我當時如果不是已經西行，也許會跟他們擠在同一條船上。想起這事，至今我仍然猶有餘悸。

我決定要返回金邊市之後，爲策萬全，便找了一位與我熟稔的「走水客」帶路，所付代價是一錢黃金。這「走水客」是一名女子，她先在金邊弄來一張公務人員家屬到胡城醫病的通行證，原來當時金邊政權的各個部門都可以發通行證方便屬下到越南南方。於是乘證件上沒有照片的漏洞，而年齡只要差不多的便可冒名頂替。有了這道護身靈符，我遂鼓起勇氣乘搭公共汽車橫過湄公河三角洲平原。當我抵達越南南方西區東越邊境上的朱篤市後，隨即登上一艘運載農產品到金邊去的機動貨船。

從朱篤市到金邊，本來有好幾條水道可供選擇，但當時均已佈滿了檢查站。我們走的是沿巴

塞河（即後江）上溯的水路。負帶路重任的水客妹吩咐我：「一路上絕對不能說越南話，以免引起懷疑，最好躲在後艙不要出來，一切由我和船主應付。」她還安慰我說：「不要怕，女船主在這一帶很有勢力，絕對不會出岔子。」可惜她這番說話仍消除不了我惴惴不安的心情。

在這一段大約百餘公里的水路上，我們的船走了二十多個小時。我很讚賞我們的女船主，她是約莫三十幾歲的柬埔寨婦女，長得濃眉大眼，體格健壯，而且鑲着滿嘴金牙。她平日老是笑口常開，一眼望去，頓見燦燦金光和黝黑膚色相映成趣。她說起話來粗聲粗氣，却頗善交際。開船前，我見她跟越南的公安人員周旋，顯得談笑自若。而那些公安人員看來亦喜歡巴結她，至於他們在進行什麼交易，那就非我們所能知了。據說女船主的丈夫是遭赤東政權所殺。現在，她有許多親友在金邊政權的軍隊中任職，而且就駐防在這一帶的水路上，這就形成了她的「女強人」地位。一路上，每到一處關卡，總聽見她會大聲吆喝：「孩兒們來拿東西啊！」「俺給送茶葉來啦！」「俺給送月餅來啦！」她支使得檢查站裏的人員團團打轉，所謂檢查當然是草草了事。我們平安地闖過這一百幾十公里水路上的十幾處檢查站。其中有好幾處還是由越東軍人聯合檢查，却都能一一化險為夷，這正是她的輝煌業績。

我們在這小貨船の後艙裏躲了二十幾個小時後。早已感到寂寞氣悶。但是，在船艙外的水道上，船來船往，却好不熱鬧。越軍侵柬初期，正是從這條水道上載走了赤東政權堆放在金邊市內的大量物資。現在，這條水道却日日夜夜把不可勝數的私貨運入越南。而其中的主要私貨是來自

泰國的香烟、布疋和洋酒。這倒是越南當局侵柬所帶來的苦果之一，因為這等走私物資都是需以大量的黃金、美鈔換來的。我在胡志明市的時候，曾聽說過越共在內部通報中對私貨的大量流入，特別是對泰國沙密牌香烟銷遍越南城市和鄉村的情況而驚呼「嚴重」，然而却無法改變這種窘局。

倘從另一種角度來看，我們其實也是走私貨物的一種，被安置在船的後艙，以避開越南公安人員的視線。幸好前艙早經堆滿了波蘿、芋頭等農產品，把艙門塞得緊閉，正好爲我們這些「奇貨」組成了一道鞏固的外層防綫。

第二天傍晚時分，我們終於平安到達金邊市郊的鐵橋頭鎮。我在迷濛的細雨中踏上淤滿泥濘的街道。路雖難行，但我的心頭却充滿如若勝利般的喜悅——久別了的金邊市，我又回來了！

三 劫後金邊

金邊原是一個美麗、雅致而清潔的城市。現在劫後重臨，我發覺它竟已面目全非。首先，它給我的新印象，是到處垃圾成堆，道路崎嶇凹凸，再加上缺乏水電供應和遭越南當局控制這兩個因素，難免使人住起來有一種極不舒服、極不安全的感覺。

金邊市內出現大堆垃圾，當然是越南當局的一項「德政」。他們「解放」金邊，都趁機大肆搜掠。貴重可用而搬得動的都讓他們搬走了，留下來的便只有垃圾，多被堆放在街頭巷尾以及空置房屋的天台上。這些年來，越共讓老百姓返回金邊市內居住，雖然也設立衛生局派人清理垃圾，可是，除了幾條主要街道以外，那棄置在小街小巷的垃圾却老是清理不完。大抵人力不足是一個原因，清潔工人因工資微薄而消極怠工也是一個關鍵。所以金邊市內的垃圾有增無減，當到了一定程度，臭氣薰天時，附近居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，只好自掏荷包另請原來的清潔工人加班清掃。說也奇怪，百姓的腰包錢一掏出來，垃圾堆就頓時消失。然後，垃圾堆又再從無到有，從小變大，反覆循環，這可算是劫後金邊的景象特色。